



中說卷第十

關朗篇

阮逸註

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

武立穆公死關朗退並注魏之不振有由

哉國不振由子曰中國失道四夷知之魏

徵曰請聞其說子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

斯中國失道也非其說乎徵退謂薛收曰

時可知矣道時燭帝失薛收問曰今之民胡

無詩因聞古詩乃問子曰詩者民之情性

也情性能亡乎詩情不廢非民無詩職詩者



之罪也。職詩謂史姚義困於窶窶貧房玄齡

曰傷哉窶也。盍請乎。姚義曰古之人為人

請猶以為捨讓也。古冉子曰公西赤之母

不繼富蓋非况為已乎。吾不願子聞之曰

確哉義也。實行古之道矣。有以發我也。難

進易退。姚儒有難進易退子曰雖遜言必有

可察。求本則遠。舜好察迹言若不察其本

友王珪從子求續經。子曰叔父。珪字叔玠

德以之哉。叔父之德以求珪曰勿辭也。當仁

不讓於師。況無師乎。吾聞關朗之筮矣。在事

關朗積亂之後。當生大賢。世習禮樂。莫若

吾族。天不亡道。振斯文者。非子誰歟。珪言

本刑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

之代。法懸而不犯。盡衣冠其次犯而不繁。

三故。議事以制。噫。中代之道也。商周已後

如有用我。必也無訟乎。此仲尼文中子曰

平陳之後。罷德亢矣。而卒不悔。悲夫。隋文

及不知。故子曰吾於續書元經也。其知天命

維於世運全在於此

真寔作識工夫

而著乎書亡然後元傷禮樂則述章志

樂禮志正曆數則斷南北朝南北感帝制而首

太熙書帝制尚不及黃初况太熙乎然元

也振之尊中國而正皇始晉宋卒不振則賢

失之寡得子曰罪莫大於好進以進不禍

莫大於多言以言不痛莫大於不聞過厥厚

莫大於不知取子曰天子之子合冠而

議封始年二知治而受職李在古之

道也制北周薛收問政於仲長子光子光曰

舉一綱眾目張弛一機萬事隳引古語

不知其政也言隱收告文中子子曰子光

得之矣得為政文中子曰不知道無以為

人臣况君乎君更須子曰人不里居地不

井授終苟道也秦發井田開阡陌意王徒

兼并為苟雖舜禹不能理矣如此雖舜禹

子曰政猛寧若息先息法速寧若緩緩寬

獄繁寧若簡簡不臣主之際其猜也寧信

時幾執其中者惟聖人乎聖人之道不難

則執子曰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察不止

中矣

太右之不可收職也

舒岑也

舒岑也

舒岑也

姦之府也

隋由裴晞聞之曰左右相疑非

亂乎上下相伺非姦乎古謂之蛇豕之政

噫亡秦之罪也言王道喪杜淹問隱子曰

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其德

矣惟有道者能之故謂之退藏於密謂有道

人杜淹曰易之興也天下其可疑乎故聖

人得以隱紂疑文王子曰顯仁藏用中古

之事也就演拘藏也淹曰敢問藏之之說子

曰泯其迹闕其心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斯

其說也又問道之旨子曰非禮勿動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淹曰此仁者之目也仲尼

子曰道在其中矣道在淹退謂如晦曰瞻

之在前忽然在後信顏氏知之矣知聖人

可以語也文中子曰四民不分五等不建六

官下職九服不序皇墳帝典不得而識矣

生民不復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

也忠敬文相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制

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制

則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載

而不用悲夫空文不用其後世但借仇璋

進曰然夫子今何勤勤於述也子曰先師

之職也不敢廢儒職在焉知後之不能用

也後必有用之聖人是麤是殺則有豐年詩

農夫是麤是殺雖有飢饉必子謂薛收曰

元魏已降天下無主矣無真開皇九載人

始一平陳先人有言曰敬其事者大其始

慎其位者正其名先人謂銅此吾所以建

議於仁壽也開皇改陛下負帝也無踵偽

亂南北朝為必紹周漢以土襲火周木德

隋當為色尚黃數用五除四代之法謂北

失也高祖偉之而不能用備其文而已所

以然者吾庶幾乎周公之事矣周公聖人

故仲尼宗之敬其事大其始攝位則進正

名則退公其心私其迹此周公之事也文

敬其始正其名必故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

者也正始策魏永為龍門令未下車而

廣公舍子聞之曰非所先也勞人逸已胡

寧是營永遽止以謝子子曰不勤不儉無

以為人上也終戒門人竇威賈瓊姚義受

禮温彦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喬

最狎之西而能家教死出極  
若你造詣安及此也直  
謂之腐儒矣

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叔  
恬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  
之義中說疑常聞不專經者不敢以受也  
經別有說故著之此太原府君王疑自太  
原府君曰稱府君者疑文中子之教不可  
不宣也日月逝矣不可使文中之後後不  
達于茲也召三子而教之略例焉續經太  
原府君曰疑常居慄如也子弟非公服不  
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焉昔文中子曰賢者  
疑也權則未而可與立矣府君再拜曰謹

受教非禮不動終身焉正觀中起家監察  
御史劾奏侯君集有無君之心天下稱其  
胡蘇令時杜淹為御史大夫王凝為監察  
上言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以君集有太  
未之信而長孫無忌與君集善乃與杜淹  
不協而王疑貶出胡蘇令胡蘇漢東莞縣  
有胡蘇亭隋州及退則鄉黨以穆不得志  
退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  
婚喪祭禮三年之畜備則散之親族九年  
諸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自垣屋  
什物必堅朴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  
列曰無苟亂也事寡嫂以恭順著文中子

與人不敢曲不受遺非其力非其祿未嘗  
衣食耕力謂者饗食之禮無加物焉曰及禮  
可矣居家不肉食日無求飽一布被二十  
年不易曰無為費天下也鄉人有誣其稅  
者一歲再輸臨官計曰受俸年踰七十手  
不輟經親朋有非義者必正之曰面譽背  
毀吾不忍也羣居縱言未嘗及人之短常  
有不可犯之色故小人遠焉杜淹曰續經  
其行乎太原府君曰王公大人最急也先  
王之道布在此矣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

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所謂流之斯  
為州焉塞之斯為淵焉升則雲施則雨潛  
則潤何往不利也太原府君曰夫子得程  
仇董薛而六經益明對問之作四生之力  
也董仇早歿而程薛繼殂文中子之教其  
未作矣嗚呼以侯來哲言以並隱其意肆其  
為長孫無忌所抑旁  
翹等不能振之也

叙篇

文中子之教繼素王之道故以王道篇為  
首古先聖王俯仰二儀必合其德故次之



以天地篇天尊地卑君臣立矣故次之以  
事君篇事君法天莫如周公故次之以周  
公篇周公之道蓋神乎易中故次之以問  
易篇易者教化之原也教化莫大乎禮樂  
故次之以禮樂篇禮樂彌文著明則史故  
次之以述史篇與文立制燮理為大惟魏  
相有焉故次之以魏相篇夫陰陽既燮則  
理性達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次之以  
立命篇通性命之說者非易安能至乎關  
氏易之深者也故次之關朗篇終焉

文中子世家

杜淹撰

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霸  
絜身不仕十八代祖弼雲中太守家于祁  
以春秋周易訓鄉里為子孫資十四代祖  
述克播前列著春秋義統公府辟不就九  
代祖寓遭愍懷之難遂東遷焉寓生罕罕  
生秀皆以文學顯秀生二子長曰玄謨次  
曰玄則玄謨以將畧升玄則以儒術進玄  
則字彥法即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歷太  
僕國子博士常歎曰先君所貴者禮樂不

學者軍旅兄何為哉遂究道德考經籍謂  
功業不可以小成也故卒為洪儒鄉相不  
可以苟處也故終為博士曰先師之職也  
不可墜故江左號王先生受其道曰王先  
生業於是大稱儒門世濟厥美先生生江  
州府君煥煥生虬虬始北事魏太和中為  
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晉陽穆公穆公生同  
州刺史彥曰同州府君彥生濟州刺史一  
曰安康獻公安康獻公生銅川府君諱隆  
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博先生之業教授

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  
龍門時國家新有揖讓之事方以恭儉安  
天下帝從容謂府君曰朕何如主也府君  
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  
盡稽古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為累帝  
默然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府  
君承認者與衰要論七篇每奏帝稱善然  
未甚達也府君出為昌樂令遷猗氏銅川  
所治者稱秩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文  
中子始生銅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師獻兆

于安康獻公獻公曰素王之卦也何為而  
來地二化為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衆  
正可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  
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  
東平銅川府君歎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為  
而一乎文中子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  
聞古之為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  
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為邦行苟且之  
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  
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

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  
天下將亂乎銅川府君異之曰其然乎遂  
告以元經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十八年  
銅川府君宴居歌伐木而召文中子子嬰  
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也銅川府君  
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以成  
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斯廢  
矣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文  
中子於是有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  
育學詩於會稽夏璠問禮於河東閔子明

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  
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仁壽二年文中子冠  
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  
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十有二  
策遵王道推霸畧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  
下於指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  
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  
有蕭牆之釁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  
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  
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乎

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  
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  
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四年帝崩  
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  
我周人也家于初末嘉之亂蓋東遷焉高  
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  
天子錫之也始家于河汾故有墳隴於茲  
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  
氏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弊廬在茅簷  
土堦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

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  
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  
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  
元扶風寶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  
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  
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來受  
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隋季文中子之  
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大業十年尚書召  
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  
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

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  
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來厥齡吾不起  
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  
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以來未之有也禮  
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有謚所以易名夫  
子生當天下亂莫予宗之政續詩書正禮  
樂修元經讚易道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  
事畢矣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  
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絲麻設位  
哀以送之禮畢悉以文中子之書還於王

氏禮論二十五篇、列為十卷、樂論二十篇、  
列為十卷、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為二十五  
卷、續詩三百六十篇、列為十卷、元經五十  
篇、列為十五卷、賈易七十篇、列為十卷、並  
未及行、遭時喪亂、先夫人藏其書于篋笥、  
東西南北、未嘗離身、大唐武德四年、天下  
大定、先夫人返于故居、又以書授于其弟  
凝、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時、  
錄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  
六唐龍飛、字內樂業、文中子之教未行于

時、後進君子、鮮克知之、正觀中、魏文公有  
疾、仲父太原府君問候焉、留宿、宴語、中頃  
而歎太原府君曰、何歎也、魏公曰、大業之  
際、徵也、嘗與諸賢侍、文中子謂徵及房杜  
等曰、先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程仇之  
比、雖逢明王、必愧禮樂、徵于時、有不平之  
色、文中子笑曰、父父臨事、當自知之、及正  
觀之始、諸賢皆亡、而徵也、房李溫杜、獲攀  
龍鱗、朝廷大議、未嘗不參預焉、上臨軒、謂  
群臣曰、朕自處蕃邸、及當宸極、卿等每進

諫正色咸云嘉言良策患人主不行若行之則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朕誠慮薄然獨斷亦審矣雖德非徇齊明謝濬哲至於聞義則服度幾乎古人矣諸公若有長久之策一一陳之無有所隱房杜等奉詔舞蹈讚揚帝德上曰止引群公內宴酒方行上曰設法施化貴在經文秦漢已下不足襲也三代損益何者為當卿等悉心以對不患不行是時群公無敢對者徵在下坐為房杜所目因越席而對曰夏殷之禮既不

可詳忠敬之化空聞其說孔子曰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禮公曰所裁詩書仲尼所述雖綱紀頽缺而節制具焉荀孟陳之於前董賈伸之於後遺談餘義可舉而行若陛下重張皇墳更造帝典則非駑劣所能議及也若擇前代憲章發明王道則臣請以周典唯所施行上大悅翌日又召房杜及徵俱入上曰朕昨復讀周禮真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人極誠哉深乎良父

謂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大易之義隨時順人周任有言陳力就列若能一一行之誠朕所願如或不及強希大道畫虎不成為將來所笑公等可盡慮之因詔宿中書省會議數日卒不能定而徵尋請退上雖不復揚言而閑宴之次謂徵曰禮壞樂崩朕甚憫之昔漢章帝眷眷於張純今朕急急於卿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行蓋臣等無素業爾何愧如

之然漢文以清靜富邦家孝宣以章程練名實光武責成委任功臣獲全肅宗重學尊師儒風大舉陛下明德獨茂兼而有焉雖未冠三代亦千載一時惟陛下雖休勿休則禮樂度數徐思其宜教化之行何慮晚也上曰時難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卿退無有後言徵與房社等並慙慙再拜而出房謂徵曰玄齡與公竭力輔國然言及禮樂則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禮樂賜予良有以也



向使董薛在適不至此噫有元首無股肱  
不無可歎也十七年魏公薨太原府君哭  
之慟十九年授余以中說又以魏公之言  
告予因叙其事時正觀二十年九月記  
東臯子荅陳尚書書 王福時撰  
東臯先生諱績字無功文中子之季弟也  
棄官不仕耕于東臯自號東臯子正觀初  
仲父太原府君為監察御史彈侯君集事  
連長孫太尉由是獲罪時杜淹為御史大  
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於是太尉與杜公

有隙避死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季  
父與陳尚書叔達相善陳公方撰隋史季  
父持文中子世家與陳公編之陳公亦避  
太尉之權截而未出重重作書遺醴及季  
父深言懃懇季父荅書其畧曰亡尤昔與  
諸公遊其言皇王之道至矣僕與仲兄侍  
側頗聞大義亡兄曰吾周之後也世習禮  
樂子孫當遇王者得申其道則儒業不墜  
其天乎其天乎時魏文公對曰夫子有後  
矣天將啓之徵也儻逢明主願翼其道無

敢忘之及仲兄出胡蘇令杜大夫嘗於上前言其樸忠太尉聞之怒而魏公適奏事見太尉魏公曰君集之事果虛耶御史當反其坐果實耶太尉何疑焉於是意稍解然杜與仲父抗志不屈魏公亦退朝默然其後君集果誅且吾家豈不幸而為多言見窮乎抑天寔未啓其道乎僕今耕于野有年矣無一言以裨于時無一勢以託其迹沒齒東臯醉醒自適而已然念及文中子之述作門人傳受升堂者半在廊廟續

經及中說未及講求而行嗟夫足下知心者顧僕何為哉顧記亡兄之言庶幾不墜足矣謹錄世家既去餘在福郊面悉其意幸甚幸甚

錄關子明事

關朗

字子明

河東解人也

有經濟大器妙極占筭浮沈鄉里不求官達太和末余五代祖穆公封晉陽尚書署朗為公府記室穆公與談易各相歎服穆公謂曰足下奇才也不可使天子不識入言于孝文

帝帝曰張彛郭柞嘗言之朕以下筭小道不之見爾穆公曰此人道微言深殆非彛相能盡識也詔見之帝問老易朗寄發明玄宗實陳王道諷帝慈儉為本飾之以刑政禮樂帝嘉歎謂穆公曰先生知人矣昨見子明管樂之器豈占筭而已穆公再拜對曰昔伊尹負鼎于成湯今子明假占筭以謁陛下臣主感遇自有所因後宜任之帝曰且與卿就成筮論既而頻日引見際暮而出會帝有烏丸之役勅子明隨穆公

出鎮并州軍國大議馳驛而聞故穆公易菴徃徃如神先是穆公之在江左也不平袁粲之死耻食齊粟故蕭氏受禪而穆公北奔即齊建元元年魏大和三年也時穆公春秋五十二矣奏事曰大安四載微臣所生蓋宋大明二年也既北遊河東入莫之知惟盧陽烏深竒之曰王佐才也太和八年徵為秘書郎遷給事黃門侍郎以謂孝文有康世之意而經制不立從容閑宴多所奏議帝虛心納之遷都雒邑進用王

肅由穆公之潛策也。又薦閔子明，帝亦敬服。謂穆公曰：「嘉謀長策，勿慮不行。」朕南征還日，當共論道以究治體。穆公與朗欣然相賀曰：「千載一時也。」俄帝崩，穆公歸洛，踰年而薨。朗遂不仕。同州府君師之，受春秋及易，共隱臨汾山。景明四年，同州府君服闋，禮及若禮，援琴切切，然有憂時之思。子明聞之曰：「何聲之悲乎？」府君曰：「彥誠悲先君與先生有志不就也。」子明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府君曰：「彥聞治亂損益，各以數至，苟

推其運，百世可知。願先生以筮一為決之。何如？」子明曰：「占筮幽微，多則有感，請命著卦。以百年為斷。」府君曰：「諾。」於是裸著布卦，遇夬之革。三三乾上三三離下捨著而歎曰：「當今大運，不過二拜，傳爾從今甲申二十四歲戊申大亂，而禍始宮掖，有蕃臣秉政，世伏其強。若用之以道，則桓文之舉也。如不以道，臣主俱屠也。」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參代之墟，有異氣焉。若出其左，弁之郊乎？」府君曰：「此人不振蒼生，何屬乎？」曰：「當有

二雄舉而中原分。府君曰：各能成乎？朗曰：我隙彼動，能無成乎？若無賢人扶之，恐不能成。府君曰：請刻其歲。朗曰：始於甲寅。卒於庚子。天之數也。府君曰：何國先亡？朗曰：不戰德而用詐權，則舊者先亡也。府君曰：其後如何？朗曰：辛丑之歲，有恭儉之主，起布衣而併六合。府君曰：其東南乎？朗曰：必在西北。平大亂者，未可以文治，必須武定。且西北用武之國也，東南之俗，其弊也。剽劫反西北之俗，其興也。勃又况東南中國。

之舊主也。中國之廢久矣。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府君曰：東南之歲，可刻乎？朗曰：東南運曆，不出三百。大賢大聖，不可卒倉遇能終其運，所幸多矣。且辛丑，明王當興。定天下者，不出九載。已酉，江東其危乎？府君曰：明王既興，其道若何？朗曰：設有始，有卒。五帝三王之化，復矣。若非其道，則終驕亢而晚節末路，有桀紂之主出焉。先王之道，墜地久矣。苛化虐政，其窮必酷。故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積亂之後，必有凶主。理當

然也。府君曰：先王之道竟亡乎？朗曰：何謂  
亡也？夫明王久曠，必有達者生焉，行其曲  
禮，此三才五常之所繫也。孔子曰：文王既  
沒，文不在茲乎？故王道不能亡也。府君曰：  
請推其數。朗曰：乾坤之策，陰陽之數，推而  
行之，不過三百六十六，引而伸之，不過三  
百八十四，天之道也。噫！朗聞之，先聖與卦  
象相契，自魏已降，天下無真主，故黃初元  
年庚子，至今八十四年，更八十二年丙午，  
三百六十六矣。達者當生，更十八年甲子。

其與王者合乎？用之則王道振，不用則洙泗  
之教脩矣。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其唐晉  
之郊乎？昔殷後不王，而仲尼生周；周後不王，  
則斯人生晉。夫生於周者，周公之餘烈也；  
生於晉者，陶唐之遺風也。天地冥契，其數  
自然。府君曰：厥後何如？朗曰：自甲申至甲  
子，正百年矣。過此未或知也。府君曰：先生  
說卦，皆持二端。朗曰：何謂也？府君曰：先生  
每及興亡之除，必曰用之以道，輔之以賢，  
未可量也。是非二端乎？朗曰：夫象生有定

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  
之理是以君子之於易動則觀其變而玩  
其占問之而後行考之而後舉欲令天下  
順時而進知難而退此占筮所以見重於  
先王也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善人少  
惡人多暗主衆明君寡堯舜繼禘戰反時歷  
代不逢伊周復辟近古亦絕非運之不可  
變也化之不可行也道悠世促求才實難  
或有臣而無君或有君而無臣故全之者  
鮮矣仲尼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此有臣而無君也章帝曰堯作大章一變  
足矣此有君而無臣也是以文武之業遂  
淪於仲尼禮樂之美不行於章帝治亂之  
漸必有厥由而興廢之成終罕所遇易曰  
功業見乎變此之謂也何謂無二端府君  
曰周公定鼎於郊鄆卜世三十卜年八百  
豈亦二端乎朗曰聖人輔相天地準繩陰  
陽恢皇綱立人極脩策迺馭長羅遠羈胎  
治亂於未然筭成敗於無兆固有不  
易之數不定之期假使庸主守之賊臣犯之終

不從已成之期于未衰之運故曰周德雖  
衰天命未改聖人知明王賢相不可必遇  
聖謀睿策有時而弊故考之典禮稽之龜  
策即人事以申天命懸曆數以示將來或  
有已盛而更衰或有過筭而不及是故聖人  
之法所可貴也向使明王繼生良佐踵武  
則當億萬斯年與天無極豈止三十世八  
百年而已哉過筭餘年者非先王之功即  
桓文之力也天意人事豈徒然哉府君曰  
龜筮筮亦不出聖謀乎朗曰聖謀定將來

之基龜筮告未來之事大計遇及相表裏安  
有異同府君曰大哉人謨朗曰人謀所以  
安天下也夫天下大器也置之安地則安  
置之危地則危是以平路安車狂夫審乎  
難復乘奔馭朽童子知其必危豈有周禮  
既行曆數不延乎八百秦法既立宗祧彫  
父能踰乎二世噫天命人事其同歸乎  
府君曰先生所刻治亂興廢果何道也朗  
曰文質遞用勢運相乘稽損益以驗其時  
百代無隱考龜筮而研其慮千載可知未



之思歟夫何遠之有府君姑衛歟然驚起

因書策而藏之退而學易蓋王氏易道宗

於明焉其後宣武正始元年歲次甲申至

孝文永安元年二十四歲戊申而胡后作

亂爾朱榮起并州君臣相殘繼踵屠地及

周齊分霸卒併於西始於甲寅終於庚子

皆如其言明年辛丑歲隋高祖受禪果以

恭儉定天下開皇元年安康獻公老子家

謂銅川府君曰閔生殆聖矣其言未來若

合符契開皇四年銅川夫人經山梁履巨

石而有娠既而生文中子先丙午之期者

二載爾獻公筮之曰此子當之矣開皇六

年丙午文中子知書矣厥聲載路九年巳

酉江東平高祖之政始迨仁壽四年甲子

文中子謁見高祖而道不行大業之政甚

於桀紂於是文中子曰不可以有為矣遂

居汾陽續詩書論禮樂江都失守文中寢

疾歎曰天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遇焉嗚

呼此閔先生所言皆驗也

王氏家書雜錄 王福時撰

太原府君諱凝字叔恬文中子亞弟也正  
觀初君子道亨我先君門人布在廊廟將  
播厥師訓施于王道遂求其書于仲父以  
編寫未就不之出故六經之義代莫得聞  
仲父釋褐為監察御史時御史大夫杜淹  
謂仲父曰子聖賢之弟也有異聞乎仲父  
曰凝忝同氣昔亡兄講道河汾亦嘗預於  
斯然六經之外無所聞也淹曰昔門人咸  
存記焉蓋薛收姚義綴而名曰中說茲書  
天下之昌言也微而顯曲而當旁貫大義

宏闡教源門人請問之端文中行事之迹  
則備矣子盍求諸家仲父曰凝以喪亂以  
來未遑及也退而求之得中說一百餘紙  
大底雜記不著篇目首卷及序則蠹絕磨  
滅未能詮次會仲父黜為胡蘇令歎曰文  
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歲不我  
與乃解印而歸大考六經之目而繕錄焉  
禮論樂論各亡其五篇續詩續書各亡小  
序惟元經讚易具存焉得六百六十五篇  
勒成七十五卷分為六部號曰王氏六經

仲父謂諸子曰大哉兄之述也以言乎皇  
綱帝道則大明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無  
不至焉自春秋以來未有若斯之述也又  
謂門人曰不可使文中之後不達于茲也  
乃召諸子而授焉正觀十六年余二十一  
歲受六經之義三年頗通大畧嗚呼小子  
何足以知之而有志焉十九年仲父被起  
為洛州錄事又以中說授余曰先兄之緒  
言也余再拜曰中說之為教也務約致深  
言寡理大其比方論語之記乎孺子奉之

無使失墜余因而辨類分宗編為十編勒  
成十卷其門人弟子姓字本末則訪諸紀  
謀列於外傳以備宗本焉且六經中說于  
以觀先君之事業建義明道垂則立訓知  
文中子所為者其天乎年序寔遠朝廷事  
異同志淪殂帝閭攸邈文中子之教抑而  
未行吁可悲哉空傳子孫以為素業云尔  
時正觀二十三年正月序

文中子卷之十

刻文中子叙

鄭慶雲



鄭子曰文中子其善學聖人者乎聖人之  
教訓而正辨而理循循而不倦道在是矣  
文中子之言明天人辨王伯述制作陳治  
亂崇善而闢邪駸駸乎聖人之趨矣文中  
子其善學聖人者乎或問於鄭子曰文中  
子昌言谷問擬跡素王其失也僭鄭子曰  
惡是何言也傳不云乎士希賢賢希聖人  
而不擬聖擬之於途之人得為善學者耶



文中子隱身求志、挾策匡時、不用而去、萬  
夫莫回、庶幾乎聖人、用行舍藏之道矣、昌  
言擬聖、豈其得已哉、程子曰、文中子極有  
格言、朱子曰、王仲淹之學、頗近於正、二子  
之言、不我欺矣、余讀子素善文中子、卧病  
山中、取之、舊篋、叙而刻之、以廣斯文、若夫  
錫工集木、惠而不費、茲吾郡侯南嶠陳子  
之功、

嘉靖四年乙酉秋八月

製教



